



石
疇



□ 13
2964
3



13
964
8

元 寬
明 柔 温 直 正 剛 強 良 貞 廉
文 武 和 順 祥



名疇卷之三

日本平安皆川愿著



寬者我内不以狹窄而以優容之名也其疇象為
我紀内不以體彼不以狹窄而令彼得為實於我紀内優容
之類也寬者君子之所用以容眾下也論語夫子曰
寬則得眾又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
或問左傳昭二十年鄭子產謂子大叔曰唯有德
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名疇卷之三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此與論語之旨似不合。如何？答曰：左氏所言與論語所言其實一歸。蓋凡君子者，自責其身也甚嚴，以任仁故也。若以此治人，則猛，猛則人不堪矣。是故其治從寬。寬者，不敢以其所令束民平日之行，之謂也。易師卦象傳曰：君子以容民畜衆，即是也。及其有罪也，必無不正其罪。易噬嗑卦象傳曰：君子以明罰勅法，即是也。是故寬者，君子之所以使

民安其生也。譬如將以衆行者，必寬其期，愈衆則其期益寬，所以使之畢得相逮，而以効其職也。畢得相逮，而以効其職，則衆靡弗以安焉矣。為政者，亦貴其若斯，而衆因以安焉，則必歸焉。故曰：得衆也，既以寬期，民而或不相逮，則必罰之，當其罪也。不復宥貸，乃所謂猛者也。詩汝墳篇曰：魴魚賴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如燬者，言猛者也。父母孔邇者，言寬者也。是乃左傳夫子論寬猛相濟之旨也。是故君子居上治下者，欲其民之同格者也。民之同格者，始自其中心之所感，中心之所

感然後其行格焉是故道之以德則民秉其彝以漸雅化齊之以德禮則民知其節自趨其正若夫不以德禮而欲以刑法驅之者偏猛不寬者也其中所存亦可知也故曰吾何以觀之哉是故論語夫子之言非以寬廢猛而兩書所言其要一歸矣或又問子產本去寬取猛而夫子乃論之以爲寬猛相濟之義者何故也答曰如子產所言乃是一時權宜救弊之術而夫子乃因以得喻寬猛相濟之義而直又欲以其善推之於子產故曰善哉也且子產所謂寬與夫子所謂寬其旨差有不同蓋

人懦弱不能果斷者若疎慢不能整理者其行事之狀皆多似寬而世輒目之以寬名如子太叔亦非不賢然其不忍猛者則懦弱之類而子產之論特因此發之者是故其所謂寬者其實非真寬也至如夫子所謂寬者乃不失和之寬論語所言寬者亦同禮中庸曰寬柔以教下又曰和而不流此可爲證故夫子所謂寬者乃真寬矣然而寬竟不免帶縱惰之意故太戴禮會子立事篇云君子寬而不縱以寬之易流於縱言之也臯陶九德寬而栗以寬之易流於惰故曰栗也夫子慮其流弊故

其論卒又歸貴和引商頌云不競不絀不剛不柔而曰和之至也其旨大有斟酌讀者不可不察也或又問周語曰寬所以保本也此義如何答曰此言寬則有餘裕不為氣動可以保本也

柔者物之體實人不覺其有所確之名也其疇象彼體實所承物之處而人不覺其體實其有所確之類也易繫辭傳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蓋凡言柔剛者並皆就物體之中狀其所相承之體實者而地道唯於夫所相承之處見之者故曰柔與剛然今察地體土中含石人體肉中藏骨則知外柔內剛者地道之正

也故彖傳曰柔順曰剛中者居十之六七此言乎其正者也曰柔中居十之三四此言乎其變者也是故君子之用柔率於敬待人若待遠人詩抑篇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邀有愆此以侍尊長之前自執其顏務使無干忤之色而言者也又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雖非尊者亦因敬其人自敬其威儀使無干忤之態色之謂也烝民篇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者義並與上同書帝典曰柔遠能邇禮中庸曰柔遠人此並言遠人在我制所不及之方者其待之之術務以寬容使無拒觸之言色

而以求來之者也。又曰：寬柔以教，此乃又以其子弟未馴，義方故。君子且寬容之，無所拒，而以待其教入。德長之時者，其意與柔遠人之義同者也。而柔又有體質軟弱難立之意，而君子救其弊，故詩小雅曰：荏柔木，君子樹之。書臯陶謨曰：柔而立，即是也。

或問：夫子曰：友善柔，是惡柔也。而中庸教人則曰：寬柔以教，夫於友則惡柔，於為師者美柔者，何故也？答曰：友道貴互相切磋，故曰：切切偲偲，是故見善則嘉獎之，見惡則糾正之，朋友之道也。今如友善柔，則彼將順從我，惡而莫之規改，故曰：損也。如

為人師之道，稍有與友道不同。蓋凡其相從學者，率多少年小子，此以其未通道，故其言行必多過失。為之師者，其待不以寬柔，則教無由入焉。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師道之所以貴寬柔之故也。

或又問：禮經解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者，何謂也？答曰：詩言志者也。篇積而什，志積而德，學者誦其篇什而則其德志，德昭志通，與己性成，則其情當習自友，其情常習自友，則其待人也多和恕。習自友而多和恕，即所謂溫柔者也。敦厚者，脩守斯業。

習久而不已者也為人如此者其為詩之所教可知也故曰詩之教也又問詩之失愚者何謂也答曰好自友者或內唯能知自責而外或不能知其身所當趨舍故曰詩之失愚然而詩固非不明人各有其趨舍之所宜者也唯深於詩者而能知之矣故曰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

溫者內含其物而不去之名也其疇象為以彼實紀諸我實內含其物而以為用去不之類也溫有二義其一為慎自執其顏色不敢致失之觸於人之義如詩小雅小宛篇云溫溫恭人殷頌那篇云溫恭朝夕執事有

恪論語夫子曰色思溫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溫聽其言也厲子貢曰夫子溫良恭謙讓即是也其一為心思文義而不公之義如論語夫子曰溫故而知新晉語曰有溫德詩小雅小宛篇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即是也如論語者乃以其思文義而自致有溫色也

或問溫已有一義則欲從事於溫德者當孰從乃得成乎答曰自執顏色與心不去文義雖曰為二義而其實一歸矣譬如詩小宛飲酒溫克此言飲酒稍多則酒氣蕩人使之欲狂而其德齊聖者雖

當若是之時亦能內自溫省不敢縱其氣而以克
終令其儀也今且審此溫是為其心思令儀而不
去故外因得其氣之不縱者乃知內思與外氣之
不縱必相對合而以成溫德譬如車左右輪必相
對合而以成車而如偏立則不成溫義乃他書言
溫者其義並皆內外對合如論語色思溫乃是內
思令色而令外氣不縱者也如詩邶風燕燕篇終
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乃是內思
先君之刑而外因淑慎其身者如論語溫故而
知新乃是內思詩書之文而外因常服習其義者

也是故溫雖曰為一義而其實一歸矣又問臯陶
九德直而溫何以合言也答曰人之性率直者於
其言行動不顧望徃徃驟發輒以犯人是以此不溫
失中正者而溫而不直則又有含糊之弊九德之
中以直與溫合言者以此互救其偏失也如論語
云侍君子之二三愆躁隱瞽即亦皆不溫之過者矣
直者彼中出之之體以於其外所承有定止之象而
以成之乎其道之名也其曠象為其彼中所道出之體
以其所紀成之於紀其外所承有之類也直蓋曲之
反凡物之行從其中正而不易則於外者皆謂之直

有貌道之形容言之者如詩小雅大東篇云周道如
砥其直如矢者即是也有以明民生率性之常理者
如論語云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也者即是
也有以為國是之所存以稱言者如詩鄭風羔裘篇
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者即是也有以稱其人性行
剛而不回者如論語云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者即是也又有以不為巧佞承意之行稱之
者如云以直報怨者即是也又如孰謂微生高直或
乞醯焉乞諸其隣而與之者乃以其行有佞意故不
肯與直之名者也

或問易文言傳曰君子敬以直內詩曰好是正直
是貴直也而至論語乃云古之愚也直又云狂而
不直吾不知之矣此又以直為狂若愚何其言之
不同也答曰有小人之直有君子之直如論語所
言直躬證其父攘羊者愚而直之類者也如禮檀
弓會黜倚季武子之門而歌乃狂而直者也然如
會黜未必為小人而至於直躬則純是小人小人
者凡事皆以身為準不知有道者如君子之直
者直在其道正在其位如論語夫子所言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者即是也是故君子之直者直以其

內而不以其外故曰敬以直內也愚者與是反而
 務直其外直其外者市怨耳如晉伯宗好直言卒
 及於禍可以見也夫子曰好直不好學其弊也絞
 絞即是市怨之資也又問直何以正位為貴也答
 曰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又曰靖共爾位好是
 正直直貴正位者於此可見也是故好直而不以
 其位之所當者君子弗由也好直而不以其時之
 所宜者君子弗由也又問君子之直內他尚有可
 證者乎答曰夫子嘗稱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可卷而懷之易文言傳曰天地閉而賢人隱

此並又君子直內之證也

正者我體當彼之所面不以側邪之名也其疇象為
 此體之所紀當以彼之所紀面而紀不以側邪為之類也
 正蓋邪之反其義本出於物之居體與其方位相值
 而不側者易說卦傳曰正南正北者即是也遂又稱
 物所嚮得其方位之不側者皆曰正如易家人卦象
 傳云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者即是也又上治其
 國民令其各自改向邪之心以從其身宜行之道者
 曰正國人如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又云正是國
 人者即是也如周語云夫立無跛正也又云夫正者

德之道也此乃亦以其儀容之無偏側可以自道其
心之正言者也

或問禮大學所言正心者何謂也答曰如身方與
入對奕而心思射飛鴻者所謂心不正者也故曰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故所謂正者亦
自有大小之別而君子之所謂正者必其當大義
者而後稱之曰正大義者何謂與其位當者也是
故大學正心者以使心正嚮其修身之業不復外
顧者謂之者也如詩言正直書言正德其言正之
義皆與此旨同又問心正嚮其修身之業不知何

謂脩身何故貴心之正嚮之乎答曰身者於人物
之肢體及耳目口鼻兼其視聽言動之用以稱之
之名也脩者事遵守其初以復之而不易之稱也
脩身者蓋於夫視聽言動之用擇善去惡制宜立
常始終守復不易之謂也其身脩整能致若此則
其行乃得成其常其行得成其常則其應事接物
得有方應事接物得有方則彼物之上下細大亦
因以致各得其所乃又可得令其家紀綱不紊焉
矣故曰身脩則家齊雖然凡此脩身之業要之亦
只屬於體氣之用體氣之用因中心而以得行者

也是以中心常正嚮此所修之業則可以得遂守
之也苟或中心不正嚮以思守之者譬如牧人瞋
睡則其所牧牛羊散亡修身之業將必因致敗壞
不可成也故曰欲修身者先正其心也此乃所以
貴心之正嚮之由也

剛者物之性體可無往而不得貫透者之名也其疇
象為物體之實體於其所道性可得紀透于其紀之
類也易說卦傳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亦以物體所
含性氣可以與物相推行得之克達者稱之曰剛也
論語云好剛不好學其弊也狂以其剛不於道則其

事不過為狂妄之行言者也

或問勇與剛之別答曰左傳隱九年鄭公子突曰
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此言可以見勇剛
之別勇主銳進而言者也剛主遂達而言者也
或又問夫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根也慾焉得剛
夫子何以願得見剛者也申根之慾何以不可得
稱剛也答曰剛毅木訥近仁是以夫子願得見剛
者也唯人志行能不為物撓挫然後始可得稱剛
名而今申根為人多嗜慾則其為物所撓挫而行
不可得遂達者可知也又問仁者已以勇稱而今

又稱剛毅者何也答曰仁者以其進於義言之則
勇以其守於義言之則剛毅矣又問勇既有養道
則剛亦有養道乎答曰有孟子養浩然之氣曰其
為氣也至大至剛即養剛也

強者與彊同物之於其所難行者而能用以致之其
至者指其力稱之之名也其疇象為物之於其所道
難者而用以紀致於其紀至其之類也夫強者君子之
所以自居其守者也易乾卦象傳曰君子以自彊不
息禮祭統曰信者信於此者也強者強於此者也禮
表記曰君子莊敬曰強安肆曰偷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躬僂焉如不終日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
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
也此其貴強言雖異而旨則一也

或問強剛之別答曰剛是體性強是力之用又問
君子之強據中庸即南方之強者而夫子說之曰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又曰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
然則其所謂強者其實亦乃柔和也已何故中庸
又言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乎答曰此在易泰否
象傳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
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

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是故
君子言強剛毅亦以其中所執守稱者而非以其
外行見強剛毅之貌稱者也不然君子以恭敬遜
讓為行安有不柔和其外乎

良者稱彼於其所從之道可莫棄背而以遂達之名
也其疇象為其實之用於道所之體可紀莫棄背而
於道之紀所期之類也詩邶風曰乃如之人兮德音
無良論語子貢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之良並皆謂其
能不棄而遂之也晉語史黯辨范中行之臣非良臣
曰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能定而棄

之則何良之為此亦以其不能終達稱之曰非良也
詩邶風曰鷦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小雅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此皆謂其心所執義不能達而中棄之也大雅曰無
縱詭隨以謹無良乃亦以見凡無良之行皆由詭隨
生者也

或問左傳襄十四年晉師曠曰良君將賞善而刑
淫此何以謂良也答曰善當賞而或不能必其賞
淫當刑而或不能必其刑者以心為喜怒所蔽惑
而明因致昏者也賞善刑淫之可卜之其必然者

唯執德終達之君為能之故謂為良君也

或又問孟子言良知良能何以稱良也答曰良知者即謂孩提之童亦知愛其親之智而是仁之本也良能者謂及其長知敬其兄之能而是義之本也中庸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而其稱以良之名者蓋以此其物不慮而有之知不學而生之能而一二物並可以與相守終身故稱曰良其意乃與婦妾稱夫可與相守終已身則稱良人同但如詩中所言良人秦風云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大雅云維此良人弗求弗迪又云維此良人作為式穀者並

皆稱其德賢良之人與其稱夫者不同也

或又問據孟子稱良智良能為不慮不學而得者則良非慮學之所可得者歟答曰否孟子所稱良知良能乃以其物材稱之曰良者而與所謂良德稱其德性者不同如德性之良乃亦可以慮學而得者也今賈人之子其身幼不習勤稍長而往為工人之僮學工三十日則必病病者氣血之欲易其常者也病而弗已於其學者卒能為工矣不能堪者亦不能為工也士之於學亦必有病其氣血易之時而能忍之則學成焉矣於修德亦必有病

其氣血易之時而能忍之則良德成焉矣詩曰無
縱詭隨以謹無良是故吾心或思詭隨者乃亦氣
血之病欲以亂我智行者也不可不謹守以為之
防也

貞者人之易失其守之時而此乃堅守不移之名也
其疇象為當彼體其道之紀易失其守之時而此獨紀於不
體堅守不移之類也禮檀弓曰公叔文子卒請謚君曰昔
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此亦以
其臨難固守不變而言者也左傳僖九年荀息曰送
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此以其固守之節為人所信

而言者也昭元年曰圖國忘死貞也此以其固守雖
至死不變而言者也易文言傳曰貞者事之幹也又
曰貞固足以幹事此意蓋言凡事數易其所為者必
不得其成唯固守不失其所操者而後始得能成其
功也是故人能固守不為物所移者男女並可得稱
貞而後世於婦人從一而終者乃多稱之而至於稱
之男子者見之甚寡者亦以古義稍微也
或問夫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者何也答曰君子之
於德唯以脩之已而非以見之人也是以其脩已
守不可變則至死不變義不可易則至死不易貞

也。若以求人知己，而或以死明之者，諒也。君子不為之矣。是故君子之脩己也，以其德義。德義因位之小大，各異其宜，唯能守之於其位者，是為仁。而仁有時，或不可得復其言，如左傳哀十六年，子西云：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者，即是也。是故君子其言有時，不能必信，其行有時，不能必果也矣。夫小人唯知有其身，而不顧其義，唯欲人知己，而不知大道。如世所謂俠者，唯行私為義，奸法為智，結黨為仁，守言為信，及婢妾賤人，遺君父而貴私交，及於言不可踐，因以死。

明其信者，皆所謂為諒者，而與君子之義異矣。故曰：君子貞而不諒也。

廉者，此持己以其分隔，而以相承乎彼出之之所之名也。其疇象為己分紀，隔於彼我施之所，承之所之類也。蓋此本物形有隅角，以成其面分之限，隔者之稱，轉為行己有立隅分之名。如書皋陶謨云：簡而廉。及管子云：禮義廉耻者，即是。而如其與耻連稱者，乃亦以入立行有常，取舍不苟者，然後能知耻故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亦以頑夫本是道義之所不可入者，今乃於其行自知廉隅。

之當守而言者也。又如匡章以於陵陳仲子三日不食食井上李然後耳有聞目有見為廉士而孟子乃曰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乃以其取舍不苟之不中義為非廉也。唯自孟子又有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之語其旨專以不取貨財言而後世率唯以不為貨賂所黷汚者稱曰廉者亦失古義矣。

或問廉耻之義答曰孟子言廉甚詳蓋其論伯夷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其論陳仲子非廉曰仲子所居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

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據此乃知所謂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者即所謂廉者也人唯於其行已能自立廉隅則亦自知耻苟不能自立廉隅者其行常為物移易乃不能知耻焉蓋廉本因義而得立者乃為耻之所由出者故曰廉耻如簡者以其性惡煩其行徃徃易失廉今若行又能立隅則始為協于中德故曰簡而廉而其廉亦乃因義而得立者

也

已上十物或於心或於容貌或於行或於道並皆見之於其體者也待衆不寬則小民無所容接物不柔則物多拒格用思不温則其事無所儀式守內不直則道動從枉曲志嚮不正則道致回邪其氣不以剛則行必撓挫其力不以強則守必易失秉心不良則行無所遂守身不貞則志為人奪立義不廉則道為世汚而實生於不拒柔生於不傷温生於不敢自用直生於好易正生於因位剛生於果決強生於不已良生於惡變貞生於守節廉

生於知耻矣

元者彼於其內統此庶物之中實所道而居之首端之名也其疇象為彼其實內體統此實庶物之所道之紀端首之類也易乾卦象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天之陽德萬物資之以生然至其變化終始之權仍統之于天而物不得以自恣也坤卦象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言地之陰質萬物資之以生然其載物無疆之義仍順之於其承天之勢而物不得以自尊也是乾坤一元並亦以其統舍萬物居之首始之德言之者也人君德能總統下土

民庶歸心者衆庶以為所仰戴憑賴以達其生者猶
 如天地父母故稱之曰元后國語引夏書曰衆非元
 后何戴者即是也又有稱曰元德者楚語士亶曰堯
 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
 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又有單稱曰元者左
 傳文十八年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
 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
 之民謂之八元者即是也而所謂忠肅者心自誠而
 敬也共懿者身能率命而致美也宣慈者昭明物則
 而恤下也惠和者施濟而且協衆也八人皆備是八

德而民謂八元則知不備是八德者不得為元德不
 得為元德者乃亦失居君位之宜者矣欲元以備八
 德以得居君德之宜要亦在體夫仁歟
 或問易文言傳曰元者善之長也下曰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此以元為仁者何也答曰元者以身率
 民之德也身居正以率民者即仁也人君身居正
 而無私則民自正故曰善之長也易乾卦象傳曰
 君子以自彊不息坤卦象傳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合是一二者以為務即是古君子體元之道也夫
 或又問書康誥稱元惡大憝惡亦稱元者何也答

曰平民以中庸為其德性是其常也而又有生而凶惡者此導良民以陷之於奸軌乃亦惡之元者故稱曰元惡雖固與元德之元異而其為居之首端之義則同也

明者物在彼幽者著日光我因昭其形采而以内通之名也其疇象為物體之所紀著日光而形采昭者而我實內承通之以體昭其紀采之類也周語云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論語君子九思視思明並皆言視之能審正得其物形勢也孟子曰離婁之明亦言其視能察毫末之細也而目之視形與心之觀象同象察則

文理得察焉文理得察者亦由神之明者也故易繫辭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神之所以明之者凡明皆亦本日月之明日月之明者明且動神之象也是故其以感而生於人觀象之間者亦皆神也詩大雅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是故人之察物也有曲直不掩是非不易是之謂神明之德易繫辭傳曰以通神明之德即是也明之至察者見於未萌感於無朕楚語致遠以為明此謂致遠人之情者即至察者也其次有於有無於無是於是非於非如踰此者其神明不定是非殺亂是之謂昏愚學者貴明此明者也

故禮大學曰明明德易晉卦象傳曰君子以自昭明
德古又有稱智曰明德者左傳昭七年孟僖子稱正
考父之事因引臧孫紇之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
當世其後必有達人此以正考父善遠稱之為明
德也昭元年劉定公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此以禹之治水能為後世察其利害以成其
功稱之為明德也其他如僖五年宮之奇曰若晉取
虞而明德以馨香神其吐之乎及周語王曰叔父其
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之類亦以其內自除潔之德稱
者要之其義一也

或問大學明德何以為神明答曰凡古人言明皆
於神事言之如明衣布齊明即是而明則神故也
故禮檀弓曰明器者神明之也可以見明德即神
明之德也又問何謂明明德答曰明德是是非非
非之德人但執之不能令之昭明於其中心是以
聖人立道設教俾其明得透徹於天下民心是乃
明明德之謂也是故明明德是即詩周頌臣工之
休將受其明之義而自內收其外明者如晉卦象
傳云君子自昭明德乃又言君子不惟以教人而
其身亦用心以自內收其外明以昭之者也耳後

儒解大學以爲揭內明以照外之義者蓋誤解也
明明德於天下者謂使天下之民人各自知崇其
明德而不易之其行也天下之民人各自知崇其
明德而不易之其行則所謂天下平者也所謂不
易之其行者乃所謂修身是也明明德之爲崇明
德者易繫辭傳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智宗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凡君子之所以崇德
者以德本於神明而神明又與其智合故上曰崇
德下又乃曰智崇也君子學以聚之以廣其智而

其智之所感不以彼我之故而易其是非則因又
遂稱之曰神明之德或稱曰明德古又直稱之曰
天之明命而以自崇之崇之者不敢使之昏蔽自
欺也此又下文所引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以
釋之之旨也

或又問明德一爲內自除潔得之之德一爲見於
未萌感於無朕者似爲一義者何也答曰惟是一
義非爲一義也蓋古人言明其旨兼涉遠之義是
以論語子張問明夫子答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
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蓋以不照其

隱不足謂明照隱則得能及遠云爾者而曰隱者
 謂其內有所見掩者也其內有所見掩者是其外
 又為有所不及者外有所不及者乃遠也是故照
 隱則得及遠此古人言明所以其旨兼涉遠之義
 之意而照隱即內自除潔得之者也及遠即見於
 未萌感於無朕也孟子云明君制民之產之類並
 皆以是義稱者也如大學明明德乃以內自照隱
 言者也如中庸自誠明謂自彼照此隱也自明誠
 謂自此明及彼遠也此亦可見內除外感惟是一
 義非為一義也矣又問照隱之明與致遠之明其

物始無不同者願更聞其詳答曰詩大雅皇矣篇
 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言明德之為物者也蓋世
 謂之是者我亦是之世謂之非者我亦非之而其
 所以是非者我未知其何以云爾也物之枉者我
 目亦見其之枉物之直者我目亦見其之直而其
 所以見枉直者我未知其何以能然也此乃所謂
 順帝之則者又乃所謂明德之實而雖所謂照隱
 之明亦唯以是物者已習照隱之明而久則雖所
 未見之物亦自得以推類通達焉矣乃所謂及遠

之明也故皇矣篇又曰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類即是也故照隱與致遠為物一也禮學記云述者之謂明即推類通達之謂矣

文者以彼物之乖遠者合諸茲物之所有而其中成之象者之名也其疇象為其實茲物之所有體合彼實乖遠以使此其承以體成彼實焉之類也是為物含物之義故易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鄭語曰物一無文味一無果者旨亦與是同蓋地承天氣以載之者乃文之所本生者也故楚語曰地事文周語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者以地之所載為

緯以言之者也而文又有小大之別如字上含其物象則名曰文者其小者也如書連數名其中又聯合眾多物象者亦名曰文如詩書之文即是而其稍大者也如天蒼蒼之中懸日月星辰之象則稱天文者乃物之至大者也又人之言行各有所脩飾以觀其仁義之德譬如人君則以止於仁文其言行人臣則以止於敬文其言行者則稱曰人文周語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之類並以是言者如仁文之愛也言仁於其所文之者取其愛者也餘倣此禮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

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坊記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是故禮之節文即義理人能以義理脩飾其言行當仁則仁之當義則義之以載之德義者即所謂人文者也人之不可離此人文也亦猶地之不得不承載天氣也是故人文之為物自上古民已有之而民不得不承載之於其言行是以古人亦至大之以與天文並稱焉易卦象傳曰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之大者夷夏古今之所同者也至其小者則或隨方而變或隨時而革

猶天文以時而變也聖人因其變革各設之教道如詩有十五國風即是也是故雖人文之所然本亦天地鬼神之情者也本人文於天地鬼神之情以稱之則曰文德易小畜象傳曰君子以懿文德此文德者常存於天下民心者也易文言傳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即亦以是義言之者也或問言行言文者古有其徵乎答曰左傳僖二十四年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晉語甯嬴曰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後行行離則有鬻左傳襄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又趙文子曰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此皆於言言文者也晉語單襄公曰必善
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
胙小而得國及論語夫子言公叔文子孔文子之
類並皆於行言文者也

或又問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又子貢問孔文子何以謂
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此何義也答曰凡以外之所有致之於內而以合

諸其宜者皆謂之曰文如孔文子已內好學則致
問其下者乃文也如公叔文子其心以公廷之事
為已分內之事而家有賢臣則進之公者乃文也
晉語知武子曰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
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其義亦同
或又問帝堯文思安安者何謂也答曰凡天下之
治唯為其民人若事物使其各從其位次條理不
相紊亂者而已而其位次條理之宜者亦皆原於
天道而存于人性情而人性情之發又見乎其言
行聖人明天之道而察民之故聚以條理之而以

定天下之業所謂文思者乃於夫人文所當條理之宜而致之思之謂也堯既極之文思而其行之又常能安於其條理所當安之處故曰文思安安文思安安者乃又所以俾天下咸寧之本也按荀子宥坐篇孔子以太廟之北堂北楹也皆繼為貴文之義明江都王納諫刪註說以為古人貴文非在觀美但不欲用意直率耳是義甚好此文思之義亦當併考以得其旨焉

或又問夫子云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者何謂也答曰左傳昭二十八年晉成鱣說文王之文曰經

緯天地曰文周語曰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脈之以天下又曰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蓋凡百物之義皆本於天地之經緯而生大者為天地小者為彼此民觀感物以言之乃必以彼此彼此即天地之經緯者也夫然後以得象其物民蓋自古以是相繼其用乃所謂民之故也然而民不能自知其感知之所由然聖人獨知其所經緯之原因以推之其道而以明感通之所由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且百物象明則其用之之宜自見於其中矣文王用是道

定萬物窮其理義以立天下之經法周易六十四卦以爲開物之則者即是也吾夫子生當晚周學臻於文王以得明易之道而達於定物則之義故曰文不在茲乎後世言道皆折衷夫子者亦以是故也又問據禮中庸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則似謂其純者爲文如何答曰不然中庸此文蓋言文本爲天地經緯之象然而文王能體其文而以成之純於其德故得謚曰文也乃是明其所以謚之義者非明文之爲物也

或又問子貢稱夫子文章可得而聞也不知所謂文章者指何物也答曰文者物與物錯綜之名也君子之行必以忠恕而忠恕之義小大弟順以施之於百行卽所謂文者也章者采色顯明而有分紀之名也小大之所弟順其分有章故稱文章論語夫子稱堯煥乎其有文章者亦謂是也夫子之道其所以弟順小大百行之義則人可得聞而通曉之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或又問周語曰采飾顯明文章比象者何謂也答曰此乃言錯畫也禮樂記曰五色成文而不亂者

卽是也。三代之禮至其器用衣服之采色必皆有所以象其義。如齋者貴思則其冠用緇。祭者貴明潔則其弁用素。軍事貴其氣發揚則其弁用爵。卽是也。故曰文章比象也。如魯語叔孫穆子云。夫服心之文也者。乃夫古人之所由作比象之旨也。夫或又問夫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按夫子又嘗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據此知不欲勇藝皆乃質。而禮樂之義卽文也。如禮。禮器乃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據此乃又是

忠信爲質。而與前義不合。不知何解。答曰。知不欲勇藝亦皆忠信者耳。蓋凡諸材能足以出衆名世者。未有不以忠信而能得之者。但如獨執忠信於其所能而他行。不必由忠信者亦間有之矣。蓋不以忠信則無所立。其恒無所立其恒則雖小藝亦不可得其成。故也是故所謂知不欲勇藝亦皆忠信。其人已有忠信可爲立恒之資。而用之以學於禮樂。則始可得成。故曰可以爲成人也。此其爲旨。祇是一歸。非別爲兩義也。

武者於彼所來敵之事。不易之處。而身能距當。以禦

之之名也其疇象為於彼道之所來體敵而我用體
身能以為之紀禦之類也詩鄭風叔于田篇曰叔適
 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此於服
 馬言武者蓋馬遇猛獸易驚敗惟有武德之人御之
 則能令其無驚敗而以其服故也小雅六月篇曰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言馬之整肅可用以出戰也又
 羔裘篇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此言人能執武德譬如羔裘而豹飾雖然其豹飾既
 施其執守既固則茲又得成孔武有力之德焉汝瞻
 彼其有若斯之子乃謂之為邦之司直而可也是故

武為禦亂之德禦亂之事唯能勇而不為物所移者
 始堪其任即所謂德武者也左傳僖三十三年晉陽
 處父曰文不犯順武不違敵楚語士亶曰明除害以
 道之武並亦謂禦亂也左傳襄十一年隨武子曰兼
 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亦以弱昧或為致禍亂之漸故
 先兼之攻之以預禦之者為武之善經也襄二年魏
 絳曰臣聞師衆以順為武此蓋以師衆不和整則不
 可以致武故貴順而以謂武也僖二十年晉文公曰
 以亂易整不武蓋凡武者本於天行之健者也天唯
 以其健行不息而以行其四時以成萬物矣人之行

事亦不法夫健行則物皆不可得遂其成也苟危事而怯見敵而退則何以守節節不可守則物將常凌侮而奪之此豈唯人與物哉血氣之有慝自亂其德矣內不能自禦血氣之亂者何以外能禦人物之亂由是言之內能自禦血氣之亂者為武德之本與或問晉語梁由靡曰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何以謂之也答曰凡人其用心不專則其事亦必不成也其於德亦然苟欲武者乃報以再戰可也今報之以賊是既為物所移因謀其他也謀他為不專不專所以為不武者也又問君子固尚武乎答曰然左傳宣四年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據此君子固尚武然今武是謂能殺者非君子之所尚君子之所尚武而不殺易繫辭傳曰神武而不殺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曰止戈為武及其下曰又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有七德並主不殺以言之者而殷湯周武平夏殷之亂謚以武之旨亦同

或又問楚語觀射父云先王之祀以七事八種以致之而其說七事曰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又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不知何謂也答曰

此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之旨同蓋先王之於民
 事各先以其忠信為本而加之以仁與義之道而
 以從事於諸德行仁乃武之宗也勇果剛強毅敏
 之類皆屬焉而以與天行之剛健合故曰天事武
 也義乃文之分也敬恭善和寬柔之類皆屬焉而
 以與地之分疆域者合故曰地事文也

和者此內之所合以與彼中所體承得相合者而以
 出成之之名也其疇象為此實此內所合以彼實之所體
 承而用出以實成之於其所體相合之類也蓋人受天
 地之中而生中者乃天地之所合合則其道必以和

為其極即亦人道之所期極者矣聖人之道以和為
 其至要故易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乾卦
 彖傳曰保合太和書帝典曰協和萬邦此皆以道本
 貴和順言之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是為美即明其義者也禮中庸又以和為道之所期
 要故直稱以達道而下又曰天下之達道五父子也
 君臣也夫婦也長幼也朋友之交也則知斯五者皆
 以其相和而得立故稱曰達道也鄭語曰以他平他
 謂之和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亨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饜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則德和故詩曰德音孔昭此乃古書言和之義之至詳者矣

或問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此以和與節為一物也然據中庸云發而中節之謂和則是和本自中節而後有之兩書所言義似抵牾不合如何答曰和有偏兼之別譬如有一人與二人相偶與其一人和與二人不和是偏和偏和生於不節者也與二人皆和即是兼和兼和生於有節即亦中庸所云和而不流者是也禮之節固以制天下衆庶大小上下之則者也因以節其和則兼和之所由生者也中庸言乎兼和者也是以合和節而言之有子明偏和之非以勸兼和者

也是以分_レ和_レ節_レ而言_レ之是故所以其抵牾不合者
 唯以其偏兼之別故也若舍_レ偏兼之別而只言_レ和
 字則中庸有子之言本無_レ一致矣又問和節之所
 以施用答曰天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交
 各自盡_レ心以守其分宜而以從事其行則太和者
 也故曰不過物是以天子國君大夫為政教於天
 下國家者以身率之而以期要其民人之太和者
 也士庶人承之以身趨是太和之道者也是故各
 守其分宜則又或以其死故夫子曰殺身以成仁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以小節或非

太和之道所相關故不必嚴守之也

順者我內之形無所抗拒於彼其循至之所而以承
 之其行之名也其疇象為於其之所道彼其循至之所我實

體我內之形承之無所抗拒而以爲體承之類也易文言傳

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又曰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據此凡為人妻之道必

承之其夫為人臣之道必承之其君不敢自執其成

但代之以終其餘緒者是為順此與周語所云夫下

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者其旨略同如左傳隱三

年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者

又不拘上下，但以其順道義者稱者也。禮禮運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焉，不死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此亦詳言順道義之狀者也。易說卦傳所云：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又求得如禮運所言者，以為理於義者也。易豫卦象傳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者，言凡事順以動，則雖天地之事，所後其動而至者，亦如其所動。

順而不與相違也。所以然者，天地固以順動，故也。故豫卦象傳又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或問：易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繫辭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禮祭義曰：樂極和，禮極順，祭統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孝於親，如此之謂備。據此類所言，則順是為賢聖所貴之行矣。然易文

言傳獨言之於妻道與臣道者何也答曰先王之制禮以義順為本義順則亦順於性命故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夫順性命之理者天之所必祐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是故順固為聖賢所貴之行矣然易文言傳獨言之妻道臣道者蓋坤本與乾對而乾義已配君若夫德則坤自不得不不言妻臣且言之以妻若臣則順之為物無復餘蘊矣此其所以必言妻若臣道之旨也又問孟子子曰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據此則君子又似不必貴和順如何答曰孟子此言蓋欲明大丈夫

處一世宜當以道自任而勿猥阿順諸侯之意以求富貴之義故先言之乃亦以折景春謂公孫衍張儀為大丈夫之非所謂一時有為而言之者耳子乃以此謂君子不必貴和順者過矣祥者神之所必臨焉之物之名也其疇象為彼實之道神所紀體必之實物之類也凡人能行道而不失其常者即上所謂物者而鬼神必福之乃為吉故有吉祥之語易曰吉事有祥莊子曰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即是也所謂行道而不失其常者乃孝悌忠信及諸輔善除惡之事皆謂之祥易履卦上九

名
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言自視其所行考其常者於其復旋行之中得與元德合者則吉也晉語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卽是也周語曰祥所以事神也禮禮運曰是謂大祥周語曰不祥則福不降此古之所以好祥惡不祥之旨也又有於外物體見其神之所必臨謂之祥者如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如詩大雅大明篇云文定其祥親迎渭止小雅斯于篇男子之祥女子之祥者是也如樂記云疾扶不作而無妖祥者只因妖字連文者猶如欲言死而曰生死耳

或問孝悌忠信之人亦或有不爲神所福者何也答曰孝悌忠信之人爲神所福者此世常有之事其或不爲神所福者千百中偶有一二今因有一二疑之於千百者譬猶因見聾瞽而謂人皆無耳目之用豈通論乎且所謂福者亦非一端或得心所安爲福或得身所安爲福則吾安知世所不謂福者之不實爲其福哉故孟子曰夭壽不貳脩身以俟此乃君子之所宜志者也耳
或又問人皆無不有親愛其父母兄弟之心而其行或不能孝悌者不知何心爲之害也答曰心之

不正爲之害矣。心之不正者，生於驕恣。驕恣者，強
取自適。強取自適者，誣所好於可惡。安平樂易愉
快者，境之順者也。人莫不好也。危懼患難憂悲者，
境之逆者也。人莫不惡也。驕恣者，雖今居順境而
逆境必相尋至焉。而驕恣者，其心非不知逆境之
將至，而以其強取自適，故誣之以境之順。名危懼
以安平，名患難以樂易，名憂悲以愉快。亡國之君
見物妖孽而強祝之曰祥也。亡國之臣見君不善
而強頌之曰德也。方其當恤而轉推以遠之矣。人
之子弟事其父兄，不能孝悌，亦祇以是物。父兄年

老，強謂之尚健。而雖視其勞，不肯助以令。父兄益
衰羸，父兄家貧，強謂之富贍。而任氣揮霍，竭其財
以令父兄至凍餓。此皆驕恣不忌，執心不正。強欲
取自適，而誣所好於可惡之過也。吁！夫逆境之將
至，其勢已成，則非言語想念之所能禦也。今欲推
而遠之，其又何心。豈不愚乎。且方其當恤，推以遠
之，則其身日以與其情踈，而放肆邪肆之心，日以
與其身親。苟以若是習成其性，則其不以招罪惡，
陷刑戮者，幾希矣。詩小雅祈父篇曰：胡轉予干恤，
靡所止居者，即戒此也。若孝悌之人，其心正，正則

不敢欲自適而親其可親類矣篇曰死喪無日無
幾相見兮樂酒今夕君子維晏此言已身若彼親
族之人倘或死喪之無日則是無幾相見者也蓋
相共樂酒於今夕以相勸娛乎其能言之若此者
則君子之德即存乎其間而其宴即亦君子之宴
者矣此前三句語意甚深婉足見孝悌之人親其
親之情事人能常誦此詩用是以爲其心則其必
不敢忍欲自適而以得能親其可親焉乎親其可
親乃所謂祥者也
以上七物皆見之於其實者元者本天地之德也

明者本日月之明也文者本地與天合經緯之象
也武者本天氣之剛者和者本陰陽之宜者也
順者本四時之序也祥者本鬼神之情者也易文
言傳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
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者蓋有取於此類者與

